

《西藏通訊》

(總第三期——一九九五年冬季號)

有關班禪轉世問題之專輯

西藏第五次宗教會議公告

(西藏全國宗教第五次會議於 1995 年 11 月 13 日至 16 日在印度達然薩拉召開，薩迦法王、噶舉止貢仁波齊為主的西藏四大佛教教派之代表、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代表以及其它的高僧、堪布喇嘛、學者等出席了會議，會議上與會者針對中共在班禪轉世問題上蠻橫行徑，一致通過公告如下)

認定喇嘛之轉世的傳統和程序，是西藏佛教所持有的以佛教的前生、來世等觀念為基礎（產生）的一種製度。（轉世靈童）是以純粹的、具備宗教之道一切條件者當中對明顯突出者進行伺察的結果，（靈童所顯示的）奇異之徵兆及其通過等亦必須是令人信服的，此點極為重要。（由此確定的轉世）是不可改變的。此點，通過任何世俗政治和權謀權力等手段、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達到或確定的。其性質亦決定了這點。

歷輩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互為師徒以及相互認定的歷史是無法抹煞的。第十世班禪丹增陳列吉美確杰旺秀（又稱羅桑陳列倫舟確吉堅贊）於 1989 年 1 月 28 日圓寂後，先後從西藏各地報來三十余名靈童候選人的名單、照片、歷史，同時雪域的有關人員均同聲祈求達賴喇嘛按照歷史傳統確認班禪喇嘛之轉世，因此達賴喇嘛年復一年地逐步進行伺察，並期望中國政府能夠寬容與合作，特別是期望中國政府能重視尋訪真正的班禪轉世而共同合作（尋訪），為此雖先後與中國政府聯系，但因中國政府並未將尋訪轉世純視為宗教問題，因而沒有任何結果。

鑒於境內外的有關藏人均要求盡快確認班禪轉世，同時預示和卦均顯示確認的時機已成熟，因此達賴喇嘛以遍知不移的智慧，多次打卦，詳細進行伺察，最後因預示和伺察等極為一致，而確認拉日宗（嘉黎縣）父貢秋朋措、母德欽秋忠之子格登秋吉尼瑪確定無疑的為十班禪之轉世。贈名為丹增格登異西陳列朋措巴松寶，撰祈壽禱文“意願自成”。於 1995 年 5 月 14 日藏歷木豬年 3 月 15 日，傳授時輪金剛的吉慶之日正式向外宣布。

中共政府根據政治需要，決定另立一假轉世，此行為不僅是蔑視宗教之神聖觀念，而且亦違背了班禪圓寂前四天談到轉世問題時指出的“格魯派的轉世，以往都是由佛王師徒（指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予於認定，這點沒有任何問題”的指示，因此我等屬於五大教派的三區全體藏人以及西藏國內外的僧眾等對此絕對無法予於承認。並將共同為使十一世班禪喇嘛和恰扎仁波齊能盡快釋放而努力。

西藏四大佛教教派、擁主苯教之代表
於西藏王統 2122（木豬）年 9 月 24 日
公元 1995 年 11 月 16 日印度達然薩拉

達賴喇嘛的聲明

有關班禪轉世的問題，是宗教事務，不管是歷史或西藏人的傳統，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間都有著同特殊且深厚的聯系。因此我按照宗教程序，仔細謹慎地作出了此次轉世的確認工作，這點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改變的。

就此事，在以往的幾年內我曾多次設法與中共領導人進行聯系卻無任何結果，本月初我個人又直接向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發出呼喚，希望中國政府不要禁閉班禪轉世，仍然沒有回音。中國政府將這次純屬宗教事務的問題與政治相聯系並找出了另一個“班禪轉世”，為了使此行為與宗教程序相吻合，將西藏的一些喇嘛召集到北京，並在強製高壓下召開會議，對此深感遺憾，而且西藏人民對此行為很有看法。

目前我對格登秋吉尼瑪的身體狀況以及宗教學業等方面很擔憂，幾個月來，沒有人看見過他，關於他的下落據說已被拘押在北京。鑒於我呼喚世界各自由國家和宗教團體，以及人權組織等對此盡力予於支援。

達賴喇嘛

於 1995 年 11 月 29 日

中共另立“轉世”西藏僧俗的聲明

（本報綜合報道）11月29日，中共私自宣布另立所謂的“班禪轉世”，早在今年五月達賴喇嘛宣布確認十世班禪轉世後，中共即開始另立所謂班禪轉世的活動，先後在西藏各地召集喇嘛開會，宣稱達賴喇嘛認定轉世為非法，聲稱要由他們自己認定一個轉世。此舉雖遭到西藏僧俗的同聲反對，中共仍一意孤行，11月4日，中共在西藏各地和蒙古等地確定了一份包括喇嘛和共產黨員的名單，然後按名單發出通知，強逼喇嘛前往北京開會，聲稱這是關係到是否愛國等政治立場問題，所以不準請假等等。會議上中共宣稱達賴喇嘛認定的轉世是非法、無效的，要與會人員根據政府的意志選出班禪轉世，並大肆歪曲和編造歷史。

到了11月29日，由中共國務院的羅干和“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堅贊諾布、中共國務院宗教局的肖衛（音）等人主持，強逼舟彌、強巴羅珠舉行了所謂的金瓶抽籤。強巴羅珠今年77歲，原為噶登寺雄澤康村的轉世喇嘛。強巴羅珠於1995年11月14日從北京強製帶到拉薩，軟禁在拉薩修池林卡，不許與任何人聯系。據說11月29日抽籤完畢後至今仍是去向不明。

從27日開始，拉薩和日喀則處於戒嚴（Curfew）之中。抽籤當日拉薩時間下午四點，中共有關人員就轉世一事召開會議。計劃於12月1日將所謂的轉世送往日喀則扎什倫布寺。中共宣布所謂的轉世後，西藏政府和流亡藏人團體紛紛發表聲明，舉行示威，抗議中共將宗教事務政治化，宣布不承認中共所立“轉世”，並要求中共釋放真正的十一世班禪。

達賴喇嘛在宣布班禪轉世儀式上的講話

今天是宣布班禪轉世的第一天，為此特殊情況，我們聚在了這裡。

班禪遍知一切的轉世現已獲確認，然而（班禪轉世）卻要在這樣艱困的時期開始其事業。（這點）大而言之，是無數時期的發心誓願（之表現）。而佛王師徒（指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互為師徒的關係），正如在法王貢秋邦時期的《〈歷輩尊者之師徒〉》中已記載的那樣，有著非同一般的特殊關係。由於以往之發心立誓已趨成熟，我們都要為依發心立誓之力、使以往發心誓願能夠自然順利地完成，不致為他力所左右而祈禱。

再說達賴喇嘛的年歲在增加，現班禪轉世的確認，從一般的老稚順序而言，是為繼承者。在我與我的繼承者班禪喇嘛產生特殊關係之時，從各方面顯得極為重要。因此大家都要為其生命和事業圓滿順利而發心祈禱。

我想念經是頌一遍《〈喀娘瑪〉》（量等虛空母）是重要的，為使班禪仁波齊長壽，並在佛法的教證在講、修方面都需要接受、繼承、弘揚之時，向神聖的十六尊者祈禱是極為重要的，總之為出現一個能夠莊嚴世界、繼承二勝六莊嚴之真諦是的喇嘛，我想要念頌《〈世界六莊嚴頌〉》。

至於確認班禪仁波齊的過程，文件已有扼要說明。

班禪圓寂後，為貢獻等事宜，我方曾設法派一代表團去西藏，確定成員並與中國政府設法聯系。當時大約是由強孜法王帶隊，另有幾個僧人為助手。但最後沒能成行。當時我的願望是，首先向靈塔供獻，如可能，為未來的轉世工作而最好去拉姆拉措觀湖。

後來在尋訪轉世時，再次與中國政府聯系，設法派一個有關轉世的小組去西藏，亦未成功。我這樣做是因為目前轉世關係重大，其表現在有些方面可能會根據目前的政治利益而不去尋訪真正的轉世——這樣危險並不是不存在，為此，對西藏各地可能的靈童，我的願望是，我們西藏內外的有關人員、扎什倫布寺的重要人物等聚集到一起，再以糌粑食團抽籤決定靈童，但因這需要依他人而不能自主，所以未能成功。

另一個辦法是，從西藏的四面八方都報上來一定數量的靈童名單，在西藏境外的亦通過拉達（現印度克什米爾）、達然薩拉等報來，因（可能產生靈童的）地區極廣大，所以在未了解全部情況之前，很難倉促決定。因此時間被拖的很長，另一點是對最後決定轉世之時間的觀察，大至近期為止，觀察顯示時機均未成熟。

前後通過各種渠道報來的靈童，有簡歷的靈童約三十余人，大部分有照片。各靈童所顯示的各種靈異徵兆等亦有簡略說明。

至此為止，搜集靈童名單的工作似乎可以確定已結束。同時（打卦）顯示確定靈童的時機已成熟，因此開始做出最後決定。

做最後決定的方式是，首先打卦詢問收集到的靈童中是否有班禪之轉世，打卦結果顯示在其中。如此層層篩選，最後誦現轉世之名，以骰子佔卦三次，卦示均大吉，我平時就如此佔卦的。

對於起初聚集各有關人員的願望，由於此事需要保密，所以未能如願。我並未僅依此卦示結果即做出決定。隨後又誦該靈童之名，以糌粑食團問卜該靈童是否確為班禪轉世，（包有該靈童之名的）糌粑食團蹦跳出來，我一以一次為準，再次抽籤時依然是該食團跳出，由此估計沒有疑問，就做出了最後的決定。（對於轉世）由於處在目前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很為擔憂。

從歷史角度或對我本人而言，班禪土登秋吉尼瑪在確定十三世達賴喇嘛之轉世時，特別給予了關注，堪布聖者曾對我講過班禪圖登秋吉尼瑪對出生在安多的我予以特別關注的歷史。因此個人角度而言，亦是特殊。

對班禪仁波齊的最後確定，不僅扎什倫布寺，主要是由於西藏之廣大人民的要求，尤其因（十世）班禪仁波齊的一生極為艱辛，他誕生於安多，期間又多次巡視安多，對康區亦通過巡視等事業上建立了極為密切的關係，緣此許多地方都要求有此間負責確定班禪仁波齊之轉世，因此我作出了最後的決定。

中共重新任命扎什倫布寺“寺管會”

中共政府自元月 14 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以與達賴喇嘛有聯系為由，宣布撤換已被逮捕的原由班禪喇嘛任命的恰扎仁波齊等人的職務，替換上來的是八名由中共直接任命的僧俗人員，其中主要有 1964 年 9 月 10 日在拉薩批鬥和污辱前世班禪者、當時的積極分子兼打手僧青-羅桑僧格。僧青原在扎什倫布寺為僧，後換俗。現為中共政協和所謂的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據了解內情的人士講，前世班禪宴請有關人員時，曾特意傳話：僧青-羅桑僧格不要來。

被任命為副主任的是一名“文革”後期主管該寺者，1979 年班禪喇嘛通過僧眾選舉的方式由恰扎仁波齊代替他，這次由於班禪轉世一事而獲得中共的重新啟用。

達賴喇嘛給江澤民的信

江澤民閣下：

由我認定的班禪喇嘛之轉世——那曲拉日宗的格登秋吉尼瑪，去向不明已有一段時間了，對此人民極為焦急。由於對西藏人和佛教徒而言，班禪喇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由扎什倫布寺向轉世靈童進行完整教育也就變的至關重要。這點，不僅僅是我和扎什倫布寺、整個西藏人民都在為此而焦急。並希望你個人為對班禪轉世獲得貴政府的承認而給予關注，如此則不僅西藏人民熱烈歡迎，而且亦是對班禪轉世在安穩的環境下，按宗教要求順利地完成教育提供了方便。

因我在此認定班禪轉世而使雙方的關係惡化一事我深表遺憾。對此貴政府進行了強烈的反對和批評，然而我不欲對因歷史和宗教的緣故而認定轉世一事做詳盡的解釋。為了得到貴政府在前世班禪轉世的尋訪認定方面提供方便和承認，我在以往的幾年內如何做出了努力，不知您是否都知曉。遺憾的是您方政府的有關工作人員不僅對此不予回複，而且還不斷地宣布不許我插手班禪轉世問題。然而不使歷史上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間特殊關係的中斷是我的責任。就我個人而言，九世班禪對我有天恩，他在認定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問題上曾給予極大的關注。

由於此事（十世班禪轉世問題）拖延的時日較久、而西藏內外的人民要求早日認定轉世的呼聲甚高。同時考慮到獲取西藏人民的信服等長遠打算，我不得不於 1995 年 5 月 14 日傳授時輪金剛之重大節日內，宣布確認轉世。此事將完全屬於宗教事務和我本人的責任。認定班禪轉世，也絕不是為了與您方政府對著干，相反為了改善我們雙方間進行和談的條件，我抓住一切機會進行了努力。對西藏問題，我相信能夠尋求到對雙方有利、且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法。抱著這樣的信心，與您的政府進行和談的努力不僅始終如一，同時考慮到藏漢人民更遠大的利益，在不涉及西藏獨立的議題上，隨時隨地與您方進行和談的想法至今仍在。

我所呼的這些問題，希望您能寬容地予於接受。

達賴喇嘛於 1995 年 10 月 11 日

達賴喇嘛認定十一世班禪喇嘛的過程簡介

十世班禪圓寂後，先後從拉薩、當雄、扎囊、那曲、拉日（嘉黎）、嘉唐（迪欽）、道孚、阿裡格吉、謙多（昌都）、拉莫（在安多）、都君（在江孜）、青海（尖扎）、那曲安多、嘉查、澤塘、阿裡格則、拉達、印度達然薩拉等地提出了三十余名候選靈童、其認選過程為：

1991 年藏歷鐵牛年元月初三，就班禪轉世在西藏國內或和國外，以糌粑團問卜，答案為在西藏國內。

1991 年藏歷鐵羊年 7 月 2 日，以糌粑團問卜班禪轉世的認定時機是否成熟，結果被否定。

1993 年藏歷水雞年的年初三，以糌粑團問卜班禪轉世的認定時機是否成熟，結果被否定。

1993 年 7 月 17 日，恰扎仁波齊自北京的報告內稱：先後去科嘉拉措（拉姆拉措）觀湖兩次，去仁蚌江僧玉措觀湖一次，根據觀湖結果以及其它的許多宗教徵兆均顯示，班禪仁波齊不僅已誕生，而且應誕生在扎什倫布寺的東方，並有蛇、馬、羊的屬相徵兆。

1994年，藏歷木狗年的年初三，以糌粑團問卜認定班禪轉世的時機是否成熟，結果再次被否定。

1994年，藏歷木狗年1月10日，乃窮護法諭示：與達賴喇嘛已經和正在觀察的那樣，只要藏人盟誓堅貞，不久必定會在雪鄉（西藏）尋到真正的轉世。

同一天，倉巴護法諭示：有關班禪仁波齊的轉世，如達賴喇嘛所考慮的，似在雪域西藏的方向，以後達賴喇嘛最好對此做出指示。

1994年3月30日，在印度的扎什倫布寺班禪轉世尋訪小組迎請倉巴護法降神，護法諭示：轉世已在西藏誕生，達賴喇嘛正在尋訪，不必擔心。

1994年12月3日，以糌粑團問卜確認班禪轉世的時機是否成熟，答案肯定時機已成熟。

1995年1月12日，在印度蒙郭芝的時輪金剛大法會上，就那曲拉日宗的父貢秋朋措、母德青秋忠之子格登秋吉尼瑪是否為班禪仁波齊之轉世打卦，卦示大吉。1995年1月23日，在達然薩拉的吉隆覺臥（佛像）和拉姆唐喀等主要佛像前供奉的同時，頌歷輩班禪喇嘛名號並舉行特別的祈禱後，問卜前述格登秋吉尼瑪是否確為班禪喇嘛轉世？答案明確予於肯定。

隨後再次問卜，答案仍為肯定，由此消除了一切疑慮，確定格登秋吉尼瑪無庸置疑的為十世班禪的轉世。

1995年藏歷木豬年3月13日晨，乃窮護法諭示：達賴喇嘛通過三密而驗證的，不需我再多言。

1995年5月13日，以糌粑團問卜向外宣布班禪轉世的公告日期，答案為藏歷木豬年3月15日公布。

有關班禪轉世的一些問題 達瓦才仁

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宣布確認第十世班禪的轉世。北京方面的宣稱機器對此做了許多歪曲的指責和攻擊，鑒於許多人不明事實真相，所以就其中的有關問題作出如下簡要說明：

（1）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名號是怎麼來的

“達賴喇嘛”是藏蒙和璧。“達賴”為蒙語“大海”之意；“喇嘛”是藏語的“上師”之意。“達賴喇嘛”是1579年由蒙古俺答汗獻給三世索南嘉措的尊稱，對此，不僅藏文史書記載甚詳，在中國的《明神宗實錄》卷一六八第六頁中也有1586年“北虜順王乞慶哈及西僧答賴等”的記載，其中“答賴”即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也就是說在滿清之前就已有了“達賴”這個名號乃是不爭的事實。這點信史言之鑿鑿，妄稱滿清所“封”又

有什麼意義？（所以稱“達賴”，是因為索南嘉措名字中的“嘉措”就是藏語的大海之意。俺答汗將其譯成蒙語並做為尊號獻上。）

第一世達賴喇嘛格登周巴創建了扎什倫布寺，並任該寺第一任池巴（寺主），他因精通顯密教法而博得學富五門的大學者博朵班禪旭列南嘉的頌揚，被稱為遍知一切格登周巴。其後，巴貢冬西巴對格登周巴說：“你是班智達禪卜，請給我寫首頌詩”。由此，格登周巴便於“班智遍知一切”而聞名。（“班禪”為“班智達禪卜”的縮寫，，“班智達”為梵語，“智者”“學者”之意。“禪卜”又做“傾波”，為藏語“大”之音譯。“班禪”即“大學者”，是梵藏合璧）格登周巴圓寂後，歷輩扎什倫布寺的寺主都自然地繼承了“班禪”這個被視為創建者和第一任寺主之榮耀的稱號。如班禪松保扎西、班禪隆熱嘉措、班禪益西澤牟等等。

1586年，恩薩寺池巴（寺主）羅桑秋杰赴扎什倫布寺學習。羅桑秋杰的前三世中，第一世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克朱杰，克朱杰繼宗喀巴、嘉查杰之後任第三任噶登寺池巴。第二世和第三世駐錫恩薩寺，稱恩薩活佛。羅桑秋杰到扎什倫布寺十餘年後，因僧眾推舉，接任扎什倫布寺第十六任池巴，稱班禪羅桑秋杰。

當時時值西藏政局動蕩之時，班禪羅桑秋杰在認定五世達賴喇嘛已經建立西藏噶登頗章政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1641年，五世達賴喇嘛在蒙古固實汗的協助下，推翻西藏藏巴王朝，建立了噶登頗章政權。不久，達賴喇嘛將扎什倫布寺的所有權和許多莊園等，一並奉獻給了自己的老師班禪羅桑秋杰。從此，該轉世系統就常務扎什倫布寺的法定池巴，班禪亦從此成為該轉世系統的尊號。後世並將該轉世系統的第一世克朱杰和第二、三世恩薩活佛追認為第一、二、三世班禪。

隨著法緣廣播，一些信徒還獻上其它的名號以示尊崇。如固實汗獻“博克多”的尊號等。以上的“班禪”或“遍知一切”“博克多”等均為梵、藏、蒙語等的尊號，與滿清或滿族無關，與並不信仰藏傳佛教的中國人當然就更沒有關係了。滿族作為佛教施主，自然也有獻給上師喇嘛的尊號，如約1713年，滿清康熙皇帝曾獻給班禪五世羅松益西“額爾德尼”（滿語“寶”之意）尊號。這個尊號並非班禪喇嘛所專有，許多蒙古喇嘛亦得到了這個滿清皇獻給佛教高僧的尊號。還有給五世達賴喇嘛的一些尊號等。在這需要說明的是，獻上這些尊號，並非如中共所暗示的那樣表明臣屬關係，滿皇與五世達賴喇嘛互贈尊號，那麼誰又臣屬誰呢？至於達賴喇嘛給予各蒙古汗王等的名號那就更多了。

總上所述，達賴和班禪的名號，是在滿清還沒建國以前就已存在的。所謂該名號為滿皇所“封”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2）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間相互認定的傳統

由宗喀巴創立的格魯派是西藏四大佛教之一，第一世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均為宗喀巴的弟子。第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其轉世為蒙古人。

第四世達賴喇嘛從蒙古迎請到西藏後，四世班禪為其受戒、剃發、傳法等。第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又主持尋找第五世達賴喇嘛，並為五世達賴喇嘛受戒、傳法等。1662年，第四世班禪圓寂，第五世達賴喇嘛為四世班禪尋訪了轉世。從此形成了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這兩個西藏格魯派最大的轉世系統，相互認定轉世和相互傳戒、授經（長者為師，幼者為徒）等傳統。如：第七世達賴喇嘛認定第六世班禪，第八世達賴喇嘛認定七世班禪等。只有特殊情況下才有其它高僧負責尋找，如第八世和第十一世達賴喇嘛的前世，均因前後相繼圓寂，所以其認定是由攝政熱振舉行的。

對認定班禪轉世一事，1988年1月的《中國建設》（CHINAREEONSTRUTS）報道了十世班禪的講話，其中談到轉世問題時班禪喇嘛指出：“根據藏人的習慣，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轉世要相互認定”。而且，班禪喇嘛曾於1986年在傳召大法會上指出：“達賴喇嘛與我是教友，有人想從中挑撥，這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成功的，我現在坐在這個法座上不當的（指以前是達賴喇嘛坐這個法座），在這個大法會上，我要為達賴喇嘛的早日返回而祈禱”。

因此，不管是歷史傳統和班禪喇嘛對達賴喇嘛的認同而言，或是就班禪喇嘛對認定轉世的說法言之，其認定程序是合法的、符合傳統的，是為西藏僧俗所承認的。中共聲稱該決定必為佛教徒所反對，真是怪論，中共何時“立地成佛”，竟成為佛教徒的代言人？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佛教徒，何時有過說真話的權力和機會？

（3）所謂的“金瓶抽籤”是怎麼回事？

滿清與西藏間不存在臣屬關係。但因滿人虔信佛教，滿族皇帝視達賴喇嘛和班禪等高僧為精神的歸依所，因而西藏與滿清間存在著於施者與被施者無視基礎的宗教關係。即滿清作為施主，用財富和軍力支持和保護上師喇嘛，為上師喇嘛效力，而喇嘛作為精神力量的主宰，從信仰或精神方面提供支持和保護。因此滿清根據西藏政府的要求，曾先後四次派兵入藏，幫助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政府抵抗外侵或平定內亂。

由於西藏政府頻頻要求派兵入藏，1792年，滿清皇帝第四次派兵助西藏人驅逐尼泊爾的入侵後，滿清要求西藏政府對一些制度作出改革，免的因經常求援而使滿清皇軍隊疲於奔命。為此滿清軍官還起草了有關改革的建議，要求西藏方面遵照執行。

對此中共官方的“藏學家”牙含章，在其所寫的《達賴喇嘛傳》中記錄著滿清將該建議獻給達賴喇嘛時所說的話：“今蒙大皇帝殉論周詳，逐加指示，交本大將軍等詳細籌議，以期經久無弊，藏番永資利樂，達賴喇嘛既知感戴深恩，將來定義時自當獲謹遵依辦理，倘若狃於積習，則撤兵後，大皇帝即將駐藏大臣及官兵等概行轍會，以後縱有事故，天朝也不複管理，禍福利害，孰重孰擇，唯聽自擇”。威脅的口吻是很明顯的，但威脅的內容卻是：該怎麼辦“唯聽自擇”。如不按建議執行，而“狃於積習”，則滿清皇帝不過是撤回對西藏的支持和保護而已。這其實已非常明確地證明了藏、滿間施者和被施者的關係。

在滿清將軍的眾多建議中，有一條是由於當時選任轉世靈童時，有作弊行為，所以提出在尋訪各寺轉世和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等的轉世時，采用金瓶抽籤的方法。無庸置疑，尋訪轉世是一項宗教事務。從一開始，它就有一整套的尋訪程序和習慣。這並不是權力或世俗力量所能夠決定或代替的。否則就失去了它在信徒心目中的神聖意義。

而所謂的“金瓶抽籤”，也並不是什麼新的措施，在藏傳佛教尋訪轉世的過程中，都要經過一些擲骰或骨牌抽籤等方式，以抽籤而言，亦有各式各樣，藏人往往採取的是以相同大小、重量的糌粑團將紙包住後，在容器中晃動的方式抽籤，滿皇只不過贈送了一個以黃金打製的抽籤容器——金瓶而已。

在五世達賴喇嘛給滿清皇帝尊號中有“妙音”（菩薩名）之稱，故將藏人亦多信其為菩薩之化身。以菩薩的化身、格魯派施主的身份獻一金瓶為抽籤的容器，當然無可非厚。鑒此，西藏政府亦將金瓶作為無可無不可的抽籤容器而予於接受。此次達賴喇嘛確認十一世班禪，亦多次經過糌粑團的抽籤後，才認定轉世的。至於抽籤的容器，當然不是一定要由黃金打造的金瓶才行。也就是說，是否使用“金瓶”抽籤與轉世靈童的合法並無直接關係。

建議就是建議，所謂的“二十九條章程；不過是施主對上師喇嘛在掌握國政方面提出的建議而已，當然也就談不上所謂的權威性和強制性。西藏方面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擇地執行其中需要的對自己有益的建議，不僅僅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所有主要的轉世均應使用金瓶抽籤。事實上卻並沒有執行，金瓶是第八世達賴喇嘛時期設置的，而第九世達賴喇嘛就沒有使用金瓶抽籤。從設置金瓶開始，先後有六個達賴喇嘛和三個班禪轉世，其中只有三個達賴喇嘛和兩個班禪使用金瓶抽籤。正如九世班禪曾提出的：“中國的任何政策，如與西藏人民自己的願望相符，則駐藏大臣的指導隨時聽從。但如該指導與西藏利益相矛盾。則即使皇帝本人亦無力施加影響”。

至於沒有使用金瓶是非法的說法更是沒有道理，第十四達賴喇嘛和第十班禪均未使用金瓶抽籤，難道認定他們是非法？何況認定十世班禪時，中共曾要求西藏政府要選出他們中意的是同一個人，才有了皆大歡喜的結果。當時中共為何不說出抽籤時沒有使用金瓶是非法的。

（4）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認定與登基

自 1912 年西藏軍民浴血奮戰，從西藏中、西部趕出了滿清侵略者的殘余勢力後直至 1950 年間，前後有兩次中國官方代表團到達拉薩。一次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前來吊唁；第二次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登基時前來祝賀。由黃慕松帶隊中國吊唁代表是西藏第一次允許中國代表以官方身份進入西藏。除中國而外，前來吊唁和祝賀的還有英國、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國代表。本來很平常的吊唁和祝賀，在中國的宣稱機器中卻變成了第一次是批准熱振擔任攝政，第二次是批准達賴喇嘛的“免於金瓶抽籤”和“主持”登基儀式。其實熱振擔任攝政和達賴喇嘛的認定，都是通過“抽籤”決定的，只是“抽籤”的容器未使用金瓶而已。

眾所周知，自 1912 年以來，西藏與中國除了幾次戰爭而外幾乎沒有官方接觸。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圓寂，使中國官方代表的第一次得以進入西藏。現有的所有正式資料都表明，他們除了吊唁或搞些秘密活動而外，並無中國所希望的和聲稱的“冊封”的事實。中國方面隨意編造歷史，卻無法回避最簡單的時間問題。即在中國代表團到達拉薩之前，西藏大會已通過在布達拉宮的覺臥羅格夏然佛像前打卦，從三名候選人當中，決定由熱振擔任攝政。並在黃慕松於 1934 年 4 月到達拉薩前四個月即已正式登上攝政寶座。這遲到的黃代表又要“批准”什麼？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攝政熱振根據觀湖所看到的景觀，向西藏東部安多塔爾寺一帶派出了秘密尋訪團，並在當地尋獲十四世達賴喇嘛，尋獲後，尋訪團向西藏政府寫了詳細的報告，根據報告，西藏政府肯定了尋獲靈童就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迎請時，當時統治西藏安多的青海一帶的國民黨馬布芳，無恥地勒索了大筆贖金後才予放行。就在十四世達賴喇嘛還在青海時，攝政熱振就於 1939 年藏歷土兔年 6 月 28 日向西藏大會提出安多出生的靈童無庸置疑的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報告。獲得西藏大會的一致通過。在靈童走出馬步芳勢力範圍，來到那曲轄地嘎析娜喀時，西藏政府前來迎接的噶倫（內閣部長）蚌秀巴隨即公開宣布：該靈童即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到拉薩後的 1939 年 10 月 6 日，即住進前輩達賴喇嘛的駐錫地—夏宮諾布林卡的噶松頗章（噶松宮）中。

次年 2 月 22 日舉行的登基典禮上，中國政府派了吳忠獻前來祝賀，在拉薩雖受到與其它國家的代表同樣的待遇。但顯然並使他們滿意，據當時參加典禮的英國代表在其寫的回憶錄中指出：“中國代表封供獻儀式的前後程序等，未使吳忠獻滿意的情緒，在正式登基時，通過部分中方官員表露出來”。總之，從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認定到登基等，都是西藏政府獨自做出的決定，與中國政府沒有任何的關係。中國所謂的主持“典禮”和“批准”免予抽籤等，純粹是彌天大謊。對此阿沛·阿旺晉美在西藏的一次講話中有較清楚的說明（參閱阿沛講話）。從阿沛的講話中可知，這一切均是中國當局有意識地製造的政治謠言。多時參加典禮的英國代表亦指出：“中國所說的謊言，是由於在登基典禮還未進行時，中國即抱著類似願望而造成，事實上並未發生（中國所說的）那樣的事”。而中共至今仍將那些無稽之談提出來，堅持做為“理由”，除了表明理窮詞盡而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5）所謂的“最高權力”

中共指責達賴喇嘛認定班禪喇嘛的轉世是“否定政府在班禪認定方面所擁有的最高權力，是非法和無效的，”真是奇談怪論，班禪、達賴都是宗教名號，認定他們的轉世也完全是宗教事務。並不是世俗權力所能決定或代替了的。根據西藏佛教，達賴喇嘛是觀世音的化身、班禪是無量光佛的化身。認定他們轉世是極為神聖且神秘的。根據西藏人的觀點，一個人再怎麼位高權重（不管他是皇帝、主席、還是委員長），亦不過是一凡夫俗子而已，還需要超凡脫俗的高僧不斷予於指導。所以信奉佛教的蒙古皇帝稱自己的上師為“帝師”。如薩迦八思巴就被稱為“皇天之下，一人（黃帝）之上”，中共以官本位看待一切，認為有權就能決定一切，視認定轉世也是一個權力而宣稱所謂的最高權力。卻不知西藏人所以信仰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並不是由於他們有什麼高官顯位，而是由於他們是“佛的化身”，是指導人們走出苦海的導師。在這個問題上，中共究竟憑什麼能夠確定誰為無量光佛的化世，認為觀世音的轉世呢？

中共在解釋其權力來源時，所謂的“根據”不過是滿清與西藏間較密切的宗教關係和所謂的二十九條章程。從內容到形式都表明正如章程所述設金瓶是“為了黃教興隆和不使護法弄虛作弊”而不是為了所謂的最高權力。為了純潔信仰，由施者或信仰者提出建議，防止弊端發生，這是再合了不過了的，怎麼會與證明擁有最高權力變成同一個東西呢？

再說滿清對中國和西藏、以及滿人和中國人與西藏的關係等，那完全是兩回事情，滿清對於中國而言是侵略者；但對於西藏，滿清卻是西藏佛教的信仰者、保護者和供奉財寶的施主；而中共則恰恰相反，中共不僅不信仰藏傳佛教，而且是毀滅藏傳佛教的罪魁禍首，甚至將西藏六千余座寺院和西藏民族積累千年的財寶全部破壞殆盡或掠奪幾盡。

對西藏人而言，滿清是西藏佛教的保護者，中共是西藏佛教的破壞者；滿清是西藏佛教的供養者，中共是西藏的掠奪者；滿清是西藏佛教的信仰者，中共視一切宗教為鴉片；滿清將西藏佛教僧侶請進皇宮奉為上師或上賓予供養，中共屠殺或是將西藏佛教僧侶趕出寺院關進監獄；滿清以宏揚佛教為榮，中共以消滅佛教為己任；滿清視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為二世之怙主而倍加保護供養，中共將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視為反動份子或農奴主，必欲除之而後快……。

正因為如此，滿清和西藏長期建立和維持了特殊的施舍關係，而與中共當然就不存在這種關係。歷史上滿清皇帝是西藏佛教的施主和保護者，所以每當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登基、座床或圓寂時，西藏政府都會通報滿清皇帝，滿清皇帝也會派人前來吊唁或進行祝賀（而不是西藏喇嘛派人向滿清皇帝貢獻供品或繳納稅賦），中共據此竟認為滿清「干涉」轉世的認定，並由此進一步試圖說明其所謂的「最高權利」，豈不知『干涉』和『最高合法權利』完全是兩回事情，猶如中國歷史上有外戚和權臣宦官干涉、甚至廢立皇帝的事情，但這並不表明外戚和權臣宦官就擁有了干涉和廢立皇帝的所謂最高權利。

而且如果中共真的那麼看重所謂的二十九條章程並堅持不按照二十九條就是非法，那麼中共為何不撤回軍隊和殖民官員，讓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建立自己的軍隊，中共僅派一名「欽差大臣」和大約五百名以下的衛兵住在拉薩，並每年向西藏人貢獻財物（而不是掠奪），豈不是更合法了……。

國民黨沒有主持達賴喇嘛的登基典禮

阿沛.阿旺晉美

事實究竟怎樣呢？擔任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大半輩子的阿沛.阿旺晉美，於1987年7月31日在拉薩召開的一次大會上發表了一篇講話。在講話中，阿沛講出了一般在中共統治下的藏人所不敢講的真實歷史。以下就是阿沛.阿旺晉美的講話內容：】

“按國民黨政府自己的宣傳，國民黨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與滿清時代一樣密切。

根據歷史事實這種說法是不真實的。例如有關國民黨蒙藏委員會的委員長吳忠獻前往西藏參加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的問題，國民黨就做了許多歪曲，所謂“批准“達賴喇嘛的“靈童聰穎異常，免於掣簽”等都不是事實。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攝政王熱振前往拉姆拉措觀湖，見到湖中顯藏文字母阿、嘎、瑪三字，以及屋頂覆綠色瓦片的寺院和順一小徑到一戶人家的景觀。由此遣格倉仁波齊和科乜等前往青海尋訪轉世靈童，最後在青海貢奔（湟中）尋獲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即現世的十四世達賴喇嘛。

那麼尋訪靈童為何要前往青海呢？因觀湖所顯現的第一個字母是“阿”被認為是安多，綠瓦屋頂的寺院，被認為是貢奔寺院（即塔爾寺），因此決定前往安多——青海方向去尋訪。尋訪到靈童後，他們從青海向地方政府和熱振寫了詳細的書面報告。（西藏方面根據該報告）通過討論確定已尋獲的靈童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即現在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誰是靈童雖已做出了明確決定，但因恐外泄後產生困擾，所以對外稱該靈童僅僅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候選人。這主要是為了防止當時青海的馬步芳製造麻煩。

如此，在事實上已確定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情況下，在青海的有關人員（就迎請靈童）與馬步芳交涉，在交涉中，馬步芳千方百計地阻擾和製造了許多麻煩，最後雖同意靈童及父母家人前往西藏，但西藏方面被迫承諾給他支付三十萬大洋。在正式起程時，馬步芳又提出索要三百萬大洋。

當時西藏地方政府無法支付三百萬大洋，因此，攝政熱振和噶廈以及三大寺共同向國民黨蒙藏委員會和蔣介石本人寫信，就迎請在青海的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而馬步芳從中阻擾或製造麻煩，為此要求南京支付予於幫助。

由於我本人沒有參予過此事，因此 1985 年我專程前往南京，向江蘇省委和省政府提出我要看國民黨時期有關尋訪，認定十三世達賴喇嘛和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等資料的要求，江蘇省委和省政府的領導不僅同意而且還將檔案都拿出來讓我看，我需要的檔案全部都在兩個檔案袋中。內有記錄攝政熱振觀湖情況的一份藏文文件，是寫在中國產的紙上而非西藏產的藏紙，也不是真正的西藏政府官方文件。是攝政熱振在西藏大會上公布的一份文件的抄件，說的是他（熱振）觀湖時“見到“阿”“嘎”“瑪”三個藏文字母，其中阿字我（熱振）想是否指阿（安多）或阿裡，又見一綠瓦漢式屋頂的寺院，這又是否指阿多塔爾寺？另有一小徑通向一戶人家等。對此希望官員代表們作出研究”。

該抄件從字體看很象是安多人所寫。國民黨政府將該文件當成寶貝保存在檔案館內。國民黨政府將該抄件當成是西藏地方政府向國民黨政府報告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之情況的正式報告。但該抄件並非真正的報告，即未寫在紙上，甚至連印章都沒有，這只是一份普通的抄件。

另有兩份真正的文件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兩份報告，即攝政熱振和噶廈、三大寺分別給蒙藏委員會和蔣介石的報告，這兩份報告是真實的，不僅寫在優質的藏紙上，而且上面有攝政、噶廈、三大寺的印章。看字跡就知道，一個是噶仲（噶廈秘書）瑪朗巴寫的，一個是

門吉林寫的。這兩份文件的內容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誕生，在青海，我們迎請轉世靈童時，馬步芳阻擾和製造許多麻煩，希望國民黨政府念及藏漢民族間的感情給於幫助。

至於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聰穎異常免於掣簽”的說法，在檔案中是一張剪報的內容，在一紅色標題下提到吳忠獻主持達賴喇嘛的登基典禮並有一張他參加典禮時的照片。該張照片是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寢室中照的，照片中有吳忠獻獻給達賴喇嘛的一塊手表，達賴喇嘛的手中拿著那塊表，顯出高興的樣子，報上稱“根據這張照片是吳忠獻提出達賴喇嘛聰穎異常請免於掣簽的報告並獲得批准，雲雲”。所謂吳忠獻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登基典禮的說法，就是依據這麼一張照片，在報上登出主持典禮的新聞而產生。僅此而已。事實上，並沒有所謂吳忠獻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登基典禮的事。但是至今仍有部分藏族同誌在寫當時的歷史時，還稱十四世達賴喇嘛登基時吳忠獻主持典禮等，這樣的寫法除非對西藏的傳統習慣一無所知否則不應出現，今天在座的當中，有許多舊西藏的貴族，你們非常清楚，在喇嘛登基坐床典禮中是沒有主持者的。漢族同誌不懂藏族習慣說出這樣的話不足為奇，但部分藏族同誌這樣寫就沒有道理了。

去年藏學中心的會議上我談到這個問題和查閱國民黨有關文件的情況，國民黨這樣撒謊，我們共產黨為什麼也要跟著說假話呢。當時中央統戰部的蔣平（音譯）同誌說以後我們不能再說吳忠獻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登基典禮。

多杰才丹同誌找到一份文件，那是西藏地方政府向國民黨政府表示感謝的信笺，內容是感謝國民黨政府派遣吳忠獻參加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登基典禮。國民黨依據這封信，聲稱吳忠獻主持達賴喇嘛的登基典禮，這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參加典禮和主持典禮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意思。事實是，達賴喇嘛登基典禮上，從無漢族人所說的主持形式，而硬是堅持將吳忠獻參加典禮說成是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登基典禮，是不符合事實的。”

阿沛還指出：檔案中還有幾張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父母和幾個淌著鼻涕的小孩照片。阿沛說：照片中從達賴喇嘛的父母和小孩穿著破舊，可知家境較貧窮而外，並沒有其它的。

達賴喇嘛確認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公告

尋訪班禪洛桑赤列隆珠確吉堅贊之化身之事，先後在因扎什倫布寺和轉世問題工作小組為主的雪域之阿裡、衛藏、多朵（康）、多麥（安多）以及拉薩（現印度克什米爾）等地許多境內外組織和個人，向此處提供了驗證或有靈異先兆之兒童的歷史、照片等。

鑒於歷史上班禪與達賴為師徒之源遠流長事實。確認班禪仁波齊之化身現已是不容推卸的責任。鑒此，以意樂發心鄭重接受並在幾年內努力推行福禱法事的同時，先後與政府護法諸戰神進行了商議。本欲對住在西藏的主要靈童進行甄別遺物等儀式，為此雖在三年多時間內先後設法與中國政府接觸卻無任何結果。

現境內外西藏人民都渴望能盡快確定班禪仁波齊之轉世化身，因此，在向三寶祈禱並頌歷代班禪名號的同時，先後鄭重地多次以骰卦和食團聞卜，其結果一致認定拉日宗境內的父名貢秋朋措，母名德欽確忠之子，俗名格登卻吉尼瑪者無庸置疑地為第十世班禪仁波齊之

轉世化身。因此贈法名為：丹增格登益西陳列朋措巴松寶，並撰祈壽禱文“意願自成”。班禪仁波齊轉世化身的確認為宗教事務，非為政治問題，希望中國政府對靈童登基以及其它宗教儀軌等方面提供方便。

釋迦比丘達賴喇嘛丹贈嘉措
公歷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
藏歷木豬年三月十五日
講述《時輪根本經》及國際佛誕之喜慶日

在日喀則因班禪轉世被捕之部分名單

- 恰扎仁波齊強巴赤列，扎什倫布寺堪布
- 強巴，恰扎仁波齊助手
- 桑周，40歲，剛建公司主管
- 嘉智仁波齊強巴丹增，50余歲，扎什倫布寺“寺管會”主管
- 歇巴圖登嘎松，50余歲，前世班禪的膳食堪布
- 拉巴次仁，50余歲，扎寺寺僧。
- 仁嘎阿旺，50余歲，扎寺寺僧。

除以上扎寺主要人員而外，30歲以下被捕的還有：強本額舟、丹增、丹巴、西熱、術西東周、次仁朋措、瓊達、白瑪、邊巴次仁、布瓊、索南朋措、阿空丹增、安多格登、羅桑才丹、旺秀、多杰堅贊、白瑪多杰、拉巴次仁、羅桑達瓦、次仁貢寶、茶賽（女，50余歲）等人。

歷輩班禪喇嘛簡史

第一世班禪克珠杰（1385-1438），誕生於後藏拉堆多雄地方，幼年時在薩迦寺出家為僧。二十二歲拜宗喀巴為師，其後雲游各地宣說格魯派教義，1432年繼嘉查杰任第三任噶登寺池巴。著作豐富，其中以《宗喀巴傳》最著名。第一世達賴喇嘛班禪格登珠巴在宗喀巴圓寂後，曾拜嘉查杰為師，學習《多要法》等經典。

第二世班禪索南秋朗（1439-1504）日喀則恩薩人，自幼在噶登寺出家為僧，精通顯密二宗，以博學善辯著稱，後來創建了恩薩寺並一直為該寺池巴。

第三世班禪羅桑東周（1505-1566）八歲被認為恩薩池巴的轉世，稱恩薩活佛，精通顯密二宗，中年雲游各地，著書立說，宣揚格魯派教義。晚年一直駐錫恩薩寺。

第四世班禪羅桑秋杰（1567-1662）藏蘭倫熱布人，五歲時被認為恩薩活佛，十三歲出家為僧，十四歲被擁為恩薩寺池巴。先後赴扎什倫布寺、噶登寺學經，三十歲後任扎什倫布寺第十六任池巴，從此被稱為班禪羅桑秋杰。1603年，創立扎什倫布寺傳昭大法會，同年為四世達賴喇嘛授戒剃發，由是名聲大振，1616年第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因眾僧堅請，又兼任色拉、哲蚌兩寺池巴，時西藏正值藏巴王朝時代，藏巴王仇視格魯派，不許

尋訪第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班禪羅桑秋杰為藏巴王治好了久病不愈的固疾，因此得允尋訪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不久，四世班禪認定五世達賴喇嘛並為其授戒、傳法。

1641年，在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固實汗協助下，格魯派推翻藏巴王朝，建立了西藏噶登頗章政權。在這場鬥爭中，四世班禪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噶登頗章政權後不久，將扎什倫布寺的所有權和許多莊園一起，獻給了自己的老師第四世班禪。從此扎什倫布寺池巴為班禪轉世系統所專有，不再象以往一樣在各高僧中輪替擔任，扎寺也成為歷輩班禪喇嘛的駐錫寺，“班禪”這個該寺池巴特有的稱號，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轉世系統的尊號。

第四世班禪喇嘛於1662年藏歷2月13日圓寂。

第五世班禪羅桑益西巴桑布（1663-1737）藏托布嘉人，三歲時，被五世達賴喇嘛認為第四世班禪的轉世。1670年五世班禪專程前往拉薩，在五世達賴喇嘛座前授戒。

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後，五世班禪先後為六世、七世達賴喇嘛授戒傳法。滿清康熙皇帝曾先後五次力邀五世班禪去訪問，均被班禪喇嘛婉拒。

第六世班禪巴登益西（1738-1780）由七世達賴喇嘛認定並傳法授戒。1757年七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六世班禪確認七世達賴喇嘛的轉世並為其授戒傳法。後應邀請前往北京不幸因患天花而圓寂。

第七世班禪丹貝尼瑪（1782-1853）八世達賴喇嘛親赴扎倫布寺為其授戒、傳法等，其後尼泊爾入侵西藏，班禪和達賴喇嘛又同居在布達拉宮達兩年之久。1804年八世達賴喇嘛圓寂，七世班禪又先後為九世、十世、十一世達賴喇嘛授戒傳法等。

第八世班禪丹白旺秋（1855-1882）班禪誕生那年，十一世達賴喇嘛圓寂，所以其尋訪、授戒、傳法等均由攝政熱振仁波齊主持。1875年，十二世達賴喇嘛圓寂，八世班禪確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授戒傳法等。

第九世班禪秋吉尼瑪（1883-1937）1888年由十三世達賴喇嘛確認並為其授戒傳法等。滿清與西藏，在以往的歷史上保持著施主與被施者的宗教關係，但本世紀初，英軍入侵西藏，1904年在三大寺等眾僧和其它官員的堅持下，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蒙古。戰敗後的西藏亦被迫與英軍簽訂了《藏英拉薩條約》。早已包藏禍心的滿清，以為時機已到，可以乘人之危了，竟非法宣布不承認十三世達賴喇嘛並試圖讓班禪喇嘛取代達賴喇嘛的位置，由於班禪深明大義，堅持達賴喇嘛的神聖地位無法取代，使滿清企圖讓藏人內爭而坐收魚翁之利的如意算盤未能得逞。1905年應英國王儲的邀請班禪前往印度訪問。1909年，在外流亡五年的達賴喇嘛回國，班禪親赴那曲迎接。

兩個月後，清軍入侵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再次被迫流亡印度。滿清佔據西藏後，再次宣布“廢除”達賴喇嘛的名號，並再次邀請班禪前來代替達賴喇嘛。九世班禪不僅拒絕，而且還寫信給在印的達賴喇嘛，請求達賴喇嘛早日返藏“總料政教事務”，達賴喇嘛亦寫信給班禪喇嘛，請他多關照西藏政教事務。

1912年，經過西藏軍民浴血奮戰，光復了西藏中、西部並繼續向西藏東部推進。同年達賴喇嘛回國。由於國外看到許多先進的東西，所以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國後，在西藏採取許多改革措施，這些措施觸及到扎什倫布寺的某些利益，加上噶廈和扎什倫布的一些官員，為一己之私利推波助瀾，終致九世班禪離開西藏並長期留居中國。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前後，班禪想回國，十三世達賴喇嘛表示歡迎。不久達賴喇嘛圓寂，西藏政府又請班禪回國，班禪亦開始起初返國，但因西藏政府拒絕由中國人組成的衛隊入境，回國一事一拖再拖，最後九世班禪竟在途中圓寂。

第十世班禪確吉堅贊（1938-1989） 西藏安多人。

（1）轉世的確認

九世班禪圓寂後，各方先後尋訪到三位靈童候選人，當時追隨九世班禪並長期留居中國的部分西藏人擁護在安多出生的貢布才丹。由於當時達賴喇嘛尚年幼，究竟誰為真正的轉世各方又一直爭持不下，使班禪轉世一事遲遲未能得到解決。在中國的九世班禪隨人試圖尋求外力的支持，並向中國國民黨政府尋求支持，國民黨當然無權認定班禪轉世，所以在回複中稱：“確定靈童，系西藏宗教大事，因此應取得西藏宗教主的承認才行，目前不宜立即作出決定”。

1949年中國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敗退，長期住在中國統治區的原九世班禪隨人護著還未得到確認的靈童候選人貢布才丹，亦面臨或隨國民黨逃亡，或投靠共產黨的選擇，在此之際，幾個藏人還追趕已逃到廣州的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要求國民黨承認貢布才丹為班禪轉世，其中不無為逃亡台灣而做準備的意思。

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亦企圖將貢布才丹接往台灣，然後以班禪的名義在藏區活動，於是匆匆宣布承認。後來這些藏人決定不去台灣，而共產黨出於政治需要，亦支持國民黨的承認，但因尚未得到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確認，所以藏人並不予承認，為此扎什倫布寺和安多塔爾寺的有關人員多次請求達賴喇嘛確認。直到後來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後，才由達賴喇嘛宣布確認在西藏安多的俗名貢布才丹者為九世班禪之轉世無誤。由此貢布才丹為九世班禪之轉世的地位，才正式得到確定。

（2）《七萬言書》和十年囹圄生活

自本世紀中葉開始的中共對西藏的統治，是西藏歷史上最悲慘的一頁，在此期間，作為西藏民族的領袖，十世班禪喇嘛亦未能幸免。對此，達賴喇嘛在其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中指出：“中共曾非常殘酷地對待班禪喇嘛，班禪讓代表團（西藏流亡政府）看到遭那場折磨中身體所留下的永久性傷痕，他說：在我流亡出走後，人民解放軍並沒有動他的扎什倫布寺，但在他開始批判我們的新主子以後，軍隊就開了進來。1962年中共通知他，他將取代我而成為預委會主席，班禪不僅拒絕，還寫了長達七萬字的七萬言書給毛澤東，之後他就被剝奪了官銜。”

《七萬言書》是班禪於1962年在他二十四歲時所寫，根據目前所知的內容，其中不僅譴責了中共對西藏民族慘絕人寰的屠殺和刻意毀滅西藏文明的狼子野心，表現了十世班禪做

為民族領袖在民族危難之際義無反顧的高風亮節和佛教徒為人民赴湯蹈火亦在所不惜的大無畏精神。

1962年在文化宮內的一次講話中，針對中共對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誣蔑，班禪喇嘛公開指出：“達賴喇嘛是觀世音的化身，是西藏民族無上的幸福之源，有人罵達賴喇嘛是反動派，這是為自己鋪上通往地獄之路，我本人始終堅信達賴喇嘛是二世（今生來世）之怙主”。

1964年傳昭大法會上，班禪喇嘛承受著中共要他與達賴喇嘛劃清界線的壓力。但令吃驚的是班禪卻說：今天，趁我們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的機會，我必須表達我對西藏重獲獨立的信心，對達賴喇嘛重返寶座的信心，講完話他還高叫“達賴喇嘛萬歲”。從此班禪喇嘛消失了，其後中共將他關押了整整九年八個月，其中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單獨關押。釋放後又被軟禁在北京。

（3）最後的歲月

1979年7月2日，中共讓其擔任政協副主席，1980年又恢復人大副委員長的官銜，直到1989年，經班禪公開指出，中共才摘取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從1980年開始，經中共允許，班禪喇嘛先後十幾次到西藏各地視察，每到一地，班禪都大力鼓吹發展西藏的文化、宗教、藝術，倡導使用藏語文，在講經等場合，不止一次的表達自己的信念，指出：大家要努力，達賴喇嘛一定會回來，內外藏人一定會重聚，雪域幸福的太陽一定會升起。為了保存日趨衰微的西藏文明，班禪不僅創建佛學院，擔任藏校校長，而且還親自為此而到處奔波，班禪還要求中共政府在五九年和六九年的所謂平叛中，殘害無數西藏人的行為進行補償。對中共聲稱的對西藏的建設，班禪於1989年公開指出：過去三十幾年，西藏發展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太高，失大於得。對大量的中國移民西藏，班禪亦公開向中共表示不滿等等。

由於班禪不僅不願用沉默換取個人的榮華富貴，而且公開為自己的苦難的西藏民族請命，揭露中共對西藏民族殘酷迫害，使中共不僅未達到利用班禪在藏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與達賴喇嘛進行抗衡的陰謀，而且也更加疾恨班禪喇嘛。1989年，班禪喇嘛在參加被中共摧毀的歷輩班禪靈塔修復儀式後卒然圓寂。

第十一世班禪陳列朋措巴松寶（1989年藏歷3月19日……）西藏康區拉日（嘉黎）縣人，俗名格登確吉尼瑪，從小聰穎無比，剛會說話即稱：“我是班禪，寺院是扎什倫布寺，有很高的法座”以及“我在藏、拉薩、中國都有寺院”等。1995年5月4日，經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確認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隨後被中共帶去，至今下落不明。

西藏議會對中共任命假班禪的聲明

中共政府無視歷史事實和現實，於1995年11月29日強行偽立那曲兒童堅贊諾布為班禪

轉世，對中共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惡劣行徑，代表境內外西藏人民的西藏議會表示強烈抗議。

有關轉世，已由世界佛教及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根據歷史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相互認定轉世的事實記載，於藏歷木豬年 3 月 15 日、西歷 1995 年 5 月 14 日宣布確認誕生於西藏那曲拉日宗的格等秋吉尼瑪為十世班禪轉世，我等皈依佛教的教徒和西藏人民除了承認格登秋吉尼瑪為真正的轉世而外，絕對無法承認不信仰宗教、視宗教為鴉片的中共政府根據政治需要而強立的假班禪轉世。中共的這些行為亦再次證明了我們經常指出西藏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實。

中共必須立即釋放被監禁的班禪喇嘛的真正轉世格登秋吉尼瑪。西藏人民議會對班禪的安全和學業等問題的擔憂日益增長，由此造成的一起後果必須由中共政府負責。

噶瓦和囊謙喇嘛抗議中共偽立假班禪

（據《自由西藏》藏文版 12 月 4 日報道）近期來自西藏的消息，今年六月，“玉樹州政協”招集該州噶瓦、囊謙的喇嘛轉世開會，會上中共要求與會喇嘛對五月份由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確認班禪轉世一事表態反對。當少數喇嘛經不住中共的威逼利誘而隨聲符合時，來自囊謙的一位深資喇嘛公開表示：“你們（指附會中共者）剛才所講，做為佛教徒是對上師誓言的違背，就我而言，由於是喇嘛而做了 20 年的監獄以後那怕還要繼續坐，我也絕對無法違背神聖的達賴喇嘛教誨。而且歷史上除了各教派領袖自行認定喇嘛轉世者而外，沒有聽說過還有漢人認定喇嘛轉世的事，因此對班禪喇嘛的轉世，我以前是，今後也是內外（”內“指心裡想，”外“指嘴上說的）一致，除了達賴喇嘛認定的而外，其他的無法承認。我以前這樣對人講，以後仍然如此”，這位喇嘛剛講完，其他喇嘛便都起立齊聲符合，中共的會議主持者隨即宣布散會，其後再沒有召開類似會議的消息。據說這位來自囊謙並直陳己見的喇嘛，以前在囊謙縣政協的職務已被撤銷。